

65466

4



七雄策纂卷七

吏部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

聶政刺韓傀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

過韓傀以之猶以此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

以救至得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

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軹之里名深井聶政勇敢士也。避

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

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

今薄。薄猶迫奚敢有請於子？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

前。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遂字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

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

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肉之肥美者以養

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辟猶

去。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

穆文熙曰：嚴仲子之所以感動

聶政者不在黃

金而在屈已故

聶政義不受其

金而但以爲知

政政固俠客不

足道也而士爲

知己者死此足

以觀矣

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

費。丈人以尊稱政也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

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有養爲幸

老母在前。在末死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

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

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

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在車騎而

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

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

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感言動心睚眦怒視也而親信窮僻

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夏政政徒以

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途西至濮

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

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

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

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

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

相去中間不遠事泄易聞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

穆文熙曰聶政不難自死而獨慮語泄以累仲子其姊不難自

殺而必欲揚弟之名一時俠氣毅然動人

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謂相可否生得失

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

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仗兵器也蓋以劍為兵韓適

有東孟之會東孟地缺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

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元作

哀下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

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去面之皮抉眼屠腸抉挑也遂以

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懸金募知者久之莫

知誰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

鮑彪曰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其臨財也義矣豈欲評其死感

其義烈不忍下  
華獨以謂人之  
居世不可不知  
人亦不可妄為  
人知也政不幸  
其謬為遂所知  
使其受知明主  
賢將相則其所  
成就豈不有萬  
萬於此者乎哀  
哉

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自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

矜之隆持也是其軼賁育軼車相高成荆矣說文成

有。此為我故也不顯其名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

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

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

姊者列女也列義烈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

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成午欲求重於趙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

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昭侯不從申子之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昭侯不許也申子有

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

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

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此如申

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以合從說韓昭王

穆文熙曰申韓之學皆欲必行其術豈肯為其兄請官乎此乃所以嘗試昭侯而昭侯果能行其術矣

蘇秦以合從說韓昭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足以距來敵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舉蹠踏弩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胃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卽斬堅甲盾鞬鍪鐵幕革抉咬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

陸深曰凡言衡害者莫能外此

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

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摻留論公仲公叔不可兩用

鮑彪曰：此非天下之正議也。顧所用如何耳。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一之，謂甚何必兩。

宣王謂摻留韓人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公仲陳軫為韓楚畫策

秦韓戰於濁澤。長社濁澤韓氏急，公仲朋元作明謂韓王曰：

與國不可恃。與謂山東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

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

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敬猶戒將西講於秦，楚

王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

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賦為兵備秦韓并

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

伐，王聽臣為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

穆文熙曰此言韓不聽我則足以疑秦韓若聽我則秦必大怒皆兵法之反間也

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

能聽我使其或不能從韓之德王也我恩救必不為鴈

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

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

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

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

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

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死從之韓王大說乃

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

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

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

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

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

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

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岸門在陰有楚救不至

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患也兵為秦

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張儀以連衡說韓襄王

鮑彪曰二子皆億中之材也宣惠誅於甘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固難以入至于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廩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踴躍謂徒科頭不著兜鍪貫頤奮戟者貫被殺者之屬而猶奮戟以戰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跳也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肩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絜人

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幸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其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造禍而來福

鮑彪曰橫人之辭直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日從合則能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於此也

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惠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蘇代勸楚王納公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不行南委國於楚。以其說

事聽楚王懷弗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

其反也。反亦謂朋之反也。常杖元作杖趙而畔楚。杖

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甚患

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患其反之不利。故欲為信

或勸公叔不可輕秦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陽侯江海波神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

辨猶治也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

之察也。

史舍說公叔仲最

齊令周最使鄭韓滅鄭有其地故多稱鄭立韓榑韓公子蓋而廢

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不可以廢

之今我使鄭立韓榑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

市色作色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

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

叔大怒史舍齊韓使與最同使入見見公曰周最固不欲來

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

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

穆文熙曰最不欲來與臣強之來二語乃先以真實順之而後宛轉發明為公叔之意此兵法

所謂因間犬視鄭王亦太甚矣

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

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

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以禮

陳說不急也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閔為不急必不許

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

於韓榑其視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

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榑

史惕勸公叔順公仲易地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謂

鍾惠

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

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上流則害於

趙趙魏鄰也魏地魏易於下下謂韓則害於楚公不如

告楚趙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

易必敗矣

或勸公叔勿殺公子幾瑟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畏

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

與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時

大事記云公仲始主幾瑟後持兩端幾瑟既不得入遂改主咎幾瑟質於楚後或欲殺之

楚故言外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

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冷向勸韓咎內幾瑟

冷向謂韓咎史有公子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

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

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

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

楚奉公矣

尚靳張翠請秦師救韓

穆文熙曰宣太后自警有利之言何其淫穢乎此與愛魏醜夫而使之殉葬者無異也秦為戎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昭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揭猶反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眾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髀股也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以書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稱病日行

之俗然

一縣張翠至其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其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其茂曰先生毋復言也其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柄猶持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不朝意貌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

公孫昧勸公仲以國合齊楚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

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昭

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

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與楚戰公仲曰柰何對

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日所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

秦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之與

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為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魏

氏劫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

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

楚陰得秦之不用也不為韓用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

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之也公戰不勝楚楚

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秦人

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

言欲止楚之攻韓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約攻韓公仲恐曰然則柰

何對曰臣補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

於公以解伐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雖合齊楚圖國事耳秦無辭怨之

或勸韓公仲兩束秦魏

或謂韓公仲曰夫變子之相似者學一乳唯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變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轉與二而非公適兩束之束猶則韓必謀矣謀謂堅而復議之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從人而已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

穆文熙曰秦魏和則見德不和則爭事此正微芒之界非智者不能察所以終學子之意

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喻兩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待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為德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言當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為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齊魏割喻制之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蘇代為韓說秦王

韓人攻宋。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

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元作秦，今從史為韓

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

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拆一兵，不殺一

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禱言以此求事

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

韓難知而代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言非獨韓固

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萬乘也不西事秦，則

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

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鞅，鞅駕牛具西馳者，未有一

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

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

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亦圖也韓秦合必圖晉楚。請

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

士也。韓與魏，敵伴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

穆文熙曰：秦韓相依而韓弱秦強，韓之伐宋是為秦驅逐也。故范雎後得以行其蚕食之術。

一篇雙關

七十五

四百三十五

蕭橋



穆文熙曰韓魏既相敵侔非有越人不得已之故而執珪往見以求外蔽則申不害非人也若夫秦強國也非曾仲連鮮不事之矣

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靡茂視之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謂欲人尊視之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不以尊秦為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先王之

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為實者

攻其形。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

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

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小贊也而隨諸御。吳執事者吳人果

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

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

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

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

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

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

### 韓以賣美人之金事秦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為秦所親韓補

計之非金無以也金以事秦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

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

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

美人怨韓賣之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此兩者其疏

秦乃始字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活用也

穆文熙曰止淫用則多金以金事修奉而不以美人則秦不疏

韓矣美人知內行語甚風致天

下知內行者豈惟美人哉

又云曰韓以惡於秦而善平原

君又以善平原君而增惡於秦

然則小國將奈之何有蘇秦之

計出而所善不止一平原君則

大善矣

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

知內行者也謂國中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見顯謂

韓相國公仲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

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無為善之今君以

所事謂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故而

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難之故惡之而韓與之善故亦惡韓

願君之熟計之也

燕

李兌說奉陽君善蘇秦

奉陽君公子成也

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

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

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

吾合燕於齊？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

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

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

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

取言與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不能信齊矣。燕齊疑則趙重矣。奉陽君曰：善。乃使使

### 與蘇秦結交

####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 文公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

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

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

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

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

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

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

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城矣。度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

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 蘇秦說齊還燕十城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使退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鳥喙者本草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

穆文熙曰桓公之伯豈由好內韓獻子伐鄆陵願與彘子同罪而敗績兩引俱非

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秦兵為天

下此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

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為福。因

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

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

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

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

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為福

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

後頓首塗中。徐泥也。自卑之甚。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

蘇代為燕謀齊。當是說昭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

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

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

下之明主也。觀臣知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

陸深曰：趙王惡奉陽之專權，故蘇秦初說而短之。燕之權在於大臣，故代初說而即游揚其群。

臣下吏此皆揣摩之術也

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扎木簡牌之薄者甲用革為之妻自組甲紼穿甲之繩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

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而自用也不如燕南攻楚五年稽積散西困秦三年秦為齊困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得其其民

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

父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

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

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

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

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

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

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

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前言舉未亡也則齊可亡已。王曰。

大事記曰。戰國策載蘇代說燕。辭誤以為噲。噲曾能有志如。

是豈至覆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皆說燕昭之辭也。

於此乃亡之之勢也。

蘇代因淳于髡以說齊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

駿馬者。比猶連三日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

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

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

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

穆文熙曰。伯樂惟不輕顧。所以可重。若以一朝之費得之。馬雖駿不信矣。

臣先後者助為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今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

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

山東三國弱魏韓趙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

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

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

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以上三事

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

也。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

鮑彪曰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固雖子喻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吳師道曰此章當是昭王

也。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蘇代說燕王讓國子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下同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

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謂

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

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

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

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付與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

自不聽政。顧為臣。三年。燕國大亂。齊閔王因令章子

將五都之兵。都大邑以因北地之眾。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

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

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元作太子平

鮑彪曰。王噲惑蘇代之說。貪堯之名。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笑。齊閔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與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

齊說魏出蘇代

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魏也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張儀說燕連橫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元作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大王遇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大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飲酣樂進取熱飲厨人進斟羹斟注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塗猶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武靈之狼戾無親暴戾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

鮑彪曰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子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戾無親例之人

三五

付燮

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甲甚蓋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爲甲辭以舒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

而劫大王趙燕記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皆不書朝電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齊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 郭隗說燕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僕誑指折節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趨走後彼安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使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

誑指作屈已

陸深曰隗之所陳說美矣但其所論致士之道為出於有意而非秉彝好德之良非古也然區區狗其主於報怨之為亦不類三代

之人至若恣睢奮擊。鉤籍跳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道者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

鮑彪曰。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為國雪耻。君臣問對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競維人之誼也。欲無與得乎。

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吊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

蘇子為燕說齊伐宋

穆文熙曰閔王不道甚于宋王故蘇子激齊伐宋亦因其勢而利道之耳非故敝齊也不然閔王且與秦爭強為帝矣又何有宋乎鮑彪曰聽言亦

難矣蘇子所言告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覺而後可以乘人之覺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

眾猶鞭笞也御諸國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

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使者散游士頓齊兵頓勞敝之也敝其

眾使世世無患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

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

眾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與兵必誅暴正亂舉

無道五旬舉之舉攻不義今宋王君射天笞地鑄諸侯之

象使侍屏屏側也當作屏展其臂彈其臯此天下之

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

之地隣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

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

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

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

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

乃可缺也

### 蘇代遺書燕昭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

寄質於齊燕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

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殘。肥亦大。大齊雖

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

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

而息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

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并宋與楚。淮則萬乘而強。而齊并

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即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

且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

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

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

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齊桓公好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敗素

也。而賈十倍。取敗素以為紫。而價反十倍。正轉敗為功意。越王勾踐棲於

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

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

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使齊王盟。盡焚

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王

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

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

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

陸深曰為燕謀而美齊秦於股掌蘇氏兄弟蓋天下第一舌也

穆文熙曰此以下設言為秦畫

策令與燕趙相  
信因而驅使韓  
魏以攻齊所謂  
窮齊也

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  
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  
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王母弟先於燕趙因以為質  
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  
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  
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  
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  
燕趙之所同利也立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  
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放躡今王

伐作危

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不從  
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  
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  
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  
心言其切已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  
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  
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  
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  
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

走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

穆文熙曰孝已尾生誠無益世用曾參大賢何所不可代之引喻謬矣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鮪。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鮪。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

身俱達。

不苟取故多窮

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

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

憂亦完也。不完則憂

對曰。以

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

三王代位。五霸改正。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

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臣聞之。善

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

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

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

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煩免也



矜飭戰砥劍登丘東嚮而嘆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  
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  
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  
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  
東游於齊爲燕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  
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言倚床立未能行也而乃以與無  
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  
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

穆文熙曰代之  
僞詐恐去後人  
短之故託言忠  
信又謂萬乘之

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  
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  
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丈夫果來於是  
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  
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  
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伴躡而覆之  
於是因伴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  
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答之故  
妾所以答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

主不制於群臣  
其自固之術密  
矣

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蘇代與燕王論訖者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訖者，言也。沈州謂蘇代欺曰訖

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

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

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敝猶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

鮑彪曰：訖亦吾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

用人可也。處已則否。

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訖者耳。王曰：善矣。

蘇代約燕昭為從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止曰：楚得枳，屬巴

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

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秦者秦之所惡也

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

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江夏注而下

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

陸深曰：言秦之情獨此無游辭。

四日而至五渚

史注在洞庭

寡人積甲死東下隨

屬南

智

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

隼祝鳩喻易也

王乃

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

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

范睢傳伐韓少曲

一日而斷

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

繇

同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不通此四處

下軹

元作枳

道道南陽封真

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真亭注引此

兼

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鈇戟在後決滎口

滎澤

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

徐注紀年曰敖山塞集胥口

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

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

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

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

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

韓

元作齊

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

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

必言攻之決

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

致蘭離補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楚恐

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

陵地塞。鼂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

合於秦。因以塞鼂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

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

魏質。元作公子延。秦子因辱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

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却

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羸則兼欺舅與

母。羸謂勝舅適燕者曰以膠東。適適適趙者曰以濟

穆文熙曰秦本虎狼之國而代墓寫則如鬼文詞幹轉大

似呂相絕秦書而秦人終亦莫辨其枉也

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阨。適齊者曰

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集韻虫名。喻易也毋不

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拔我龍賈軍岸門之戰。封

陵之戰。岸門封陵亭。名屬潁川高商之戰。史不趙莊之戰。趙莊與秦

戰死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

之孤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

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

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鮑彪曰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美之也。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彪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

七雄策纂卷八

吏部考功司員外策明穆文熙纂輯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重校  
福建道監察御史陳禹謨重梓

趙恢教楚使說趙王止伐燕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

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言之不可不用

此除患者燭之武張孟談皆救患者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

於除患之遺者謂救患者而無使除患無至者今與以百

穆文熙曰燕趙唇齒無故攻伐則秦禍立至恢趙人仕魏其教

楚使之言雖為燕實為趙也除患救患二語深切動人

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文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元作承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蘇代鵠蚌之喻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

趙惠文

曰今者臣來過易

水蚌方出曝而鵠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鵠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鵠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鵠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樂毅去燕適趙

惠王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

首敘毅功簡而盡

穆文熙曰樂毅始以昭王之賢而事之後以惠王之疑而去之擇主而事全身遠害殆非戰國

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又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

之士范蠡之亞流耳

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毅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

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觀之先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

陸深曰成功立名是一篇主意

出關則以

節傳 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手賓客之中  
 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  
 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  
 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  
 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  
 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  
 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  
 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  
 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

磨室原本作曆  
 室造曆律之所  
 也

陸深曰言先王  
 功大隱然以自  
 明

陸深曰悽惋感  
 惻所謂長歌之  
 悲過於痛哭

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  
 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  
 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  
 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  
 呂陳於元英燕樂名故鼎反乎磨室宮名齊器設於寧臺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自五霸以來  
 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其志以臣為不  
 瑱陸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  
 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



又云此蓋明其  
不輔趙攻燕以  
解燕王之疑也

陳延平曰樂毅  
之下齊也止侵  
畧寬賦稅祀桓  
公管仲於郊此  
孟子之所以教  
齊者而樂毅能  
用之矣

朱子曰樂毅因  
人心怨潛王之  
暴故一舉而下  
齊潛王死人心

之怒已解故其  
功亦止此而其  
在當時恣意擄  
掠者也

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

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然不

子胥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

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

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

之上計也離遭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

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即所謂乘燕之敝義之所不

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

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

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  
之留意焉

張丑以吞珠恐境吏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

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

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

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剗判也

及子之賜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

賜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以書謝樂間於趙 王喜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子毅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鄣，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鄣，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

穆文熙曰：方以五百金壽人而即乘間伐之，燕喜王非人矣。樂

間諫不聽而去，此殆智士燕王召之書辭微婉，似亦可感然謙下，不近人情亦五百金壽人之意也。間之終不返也，宜夫。

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正其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于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

鮑彪曰燕喜王  
復謀伐趙其於  
間未見有可絕  
之處而能悔如  
此何間絕之深  
也抑其書辭條

達明麗天下之  
偉文也

陸深曰一篇中  
如田光荆軻樊  
於期高漸離皆  
激烈士何其巧  
相值也

請入使太子休  
息而已圖之也

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  
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  
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  
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  
任猶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其  
所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  
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  
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  
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

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

###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  
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  
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  
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質丹  
秦秦遇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  
之不善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  
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

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救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憂思昏替且死須臾不能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禍知

且至而猶為之自疑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

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所圖有關所善荊軻。衛人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

穆文熙曰田先生既謂荆卿可使又安用自殺以激之壯士不難於死貴在善用光之輕生若此則何足爲人榮事哉

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

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謂之俠

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

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邈自剄而死軻見太

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已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

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示之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又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會。上舍。太子日造

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又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

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萬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提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痛極乃今

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沾濡衣人無不立死者

乃為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逆也視乃今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

鮑彪曰太子丹使一夫行刺於大國而欲從容質青使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匕首之所能得且白衣送者滿道其不漏而先敗亦已幸矣

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變徵為商，蓋悲音。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怒。愴慷。壯士不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

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變色振恐，群臣恠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窮而



穆文熙曰刺客當如急疾之鳥間不容髮乃茲圖盡而後見七首把袖而後搯其身亦太從容矣宜其事之不成也

敘事如畫

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  
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搯其室時惶  
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  
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  
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  
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  
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  
以其所奉藥囊提也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  
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

穆文熙曰秦王既能於坐上引起又豈柱間之所能得觀其倉卒拔劍擊斷荆軻梟捷可想而軻太易視之矣

朱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謀淺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聖賢復生未知何以安

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  
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  
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  
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  
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  
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  
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  
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  
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

之也  
陸深曰軻之有  
高漸離即聶政  
之有姊皆天生  
奇絕也

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  
王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  
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宋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 景公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百里重

繭累既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

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

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

鮑彪曰翟之說  
美矣然此時諸  
侯強吞弱大併  
小且患其力不  
足耳豈為若說  
止攻哉意者墨  
守之嚴輸般服  
焉假此說以縮  
兵則有之矣

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

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

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

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猶

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

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鼃

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

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

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

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宋請緩兵攻趙

梁王襄伐邯戰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

武靈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不從則恐危

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

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

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

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徐

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攻之不力使趙無失城

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

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

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

有所歸

臧子論荆不救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威大說許救甚勸

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

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

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臧

勸力也

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康王見祥不為祥康王即君偃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鱗音欺新序作鷗於城之陬城隅也使史

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

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

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

無顏之冠冠不覆額曰無顏以示勇剖偃之背鏃朝涉之脛

也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

倪侯之館遂得而死新序得下有病字見祥而不為祥反為

禍

衛

復塗偵諫衛靈公靈公襄公子

衛靈公近癰疽醫之幸者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

左右復塗偵衛人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

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

日今子奚為夢見竈君而言君也對曰日拜煬天下

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炙燥也則

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

夢見寵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  
狗

南文子策犀首伐黃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

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

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已下黃衛君

懼束組三百緄組邪文紛綴之屬十首為一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

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

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蒙大名蒙冒處之也挾城

穆文熙曰大將功成多有內忌

故坐御以待中之議

功坐御以待中之議坐御言不營為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

歸破心懼罪也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

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南學知智伯之謀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駒駘也四百璧一衛君大說

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權而子有

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

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

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

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梧下先生說魏王急見衛客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蓋以所居為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曰

臣聞秦出元作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

久矣願王專元作事秦無有它計魏王曰諾客趨出

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曰佯若不為衛客偶思念得之臣恐王事秦之

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多於事

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

鮑彪曰此一時氣俗無不沒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諾人為行狡獪之

計况小子乎彼哉彼哉

也魏王趨見衛客

至言失時之喻嗣君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

謂僕曰柎驂無台服皆言愛也車至門扶扶婦人教送毋曰

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

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

時失也

中山中山故鮮虞國姬姓

穆文熙曰新婦三言雖淺近然切中交淺言深之病世為新婦之言何限顧不自知耳

張登說田嬰許中山王

犀首立五王

秦韓燕宋中山也

而中山後持

持猶疑也立

齊

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

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登對曰君為

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

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

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

焉附趙魏也主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

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

穆文熙曰四國同欲廢中山而張登乃為驅羊之說以惑田嬰

此即馮亭嫁禍之術也

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

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必廢王事齊

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為齊廢之

所以事齊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

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

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

負海齊也

今召中山與

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

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

遇是奪彼而益我也

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

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

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

薦進也

難信以為利田

負海齊也不與羞與中山同王也

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

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元作為王

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過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

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過哉趙魏許諾果與中

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張登令燕趙輔中山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于我欲割平

邑屬代郡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患之

藍諸或即藍諸

中山相也

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請令燕趙固輔中山

固言輔之堅而成其王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

請以公為齊王閔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

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

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

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

中山首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

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

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



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

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

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王苟舉玉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

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

道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

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

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

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中山齊以是辭來因言

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

鮑彪曰張登臆則屢中言之必可行者也雖其用智有捍闔風

氣而文無害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

吳師道曰押闔狡獪豈非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喜而謂其術之無害悖矣

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

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

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

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 司馬喜反中公孫弘

司馬喜中山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

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

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

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

陸深曰弘中司馬喜而先露言故喜得反客為主以中公孫妙

哉

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

行使之行車二臣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

似欲中喜者故知

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

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喜解陰簡之忌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

簡陰姬名也難謂忌之

田簡謂司

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

屬近也

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

趙使近至宜有報可因報使言之趙也

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

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

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

補

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

趙趙王

武靈

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

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

取請

使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簡請

使耳實喜自使見下

司馬喜說中山王立陰后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

姬父也

曰事成

則有土得民

言公得封

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

乎

怪其不來謀

陰姬公稽首

首至地也

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

道者

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

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

吳師道曰司馬喜持陰姬以語趙王而脅君以行詐取寵視張

儀於鄭袖其惡尤甚記者乃夸其至慎何也

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

說司馬喜曰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

賢不肖商敵為資商較資也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

趙王武靈曰臣聞趙王弱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

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

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

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元作力言

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

類權衡准阜額阜莖權輔骨當作顧衡眉上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偃月額骨彼乃

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

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

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

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

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

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

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矣中山王曰為將

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

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

王亦無請言也

中山君以壺殮得士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

都試也言已試而饗之

司馬子期

中山人

在

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

昭

伐中

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

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

壺殮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

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與當厄

言施與當在厄時

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

傷人之心雖淺怨也

吾以一

杯羊羹亡國以一壺殮得二死士

七雄策纂卷八終

國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Large block of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middle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a list or a detailed entry.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a table or ledger.

Small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r number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margin or index.

